

傅查新昌□著

明净的地方

MINGJINGDE DIFANG

 中国税务出版社

明净的地方

傅查新昌◇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净的地方/傅查新昌著. - 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2002.4
ISBN 7-80117-501-8

I. 明… II. 傅…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40321 号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书 名: 明净的地方

作 者: 傅查新昌 著

特约编辑: 枕 戈

责任编辑: 刘淑民

责任校对: 于 玲 安淑英

技术设计: 桑崇基

出版发行: 中国税务出版社

北京市宣武区槐柏树后街 21 号 邮编: 100053

http: // www. taxph. com

E-mail: fxc@taxph. com

电话: (010) 63182980(发行处)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航天信息印刷厂

规 格: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2.5

字 数: 257000 字

版 次: 2002 年 6 月第 1 版 200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117-501-8/T·014

定 价: 21.00 元

如发现印有装错误 可随时退本社更换

序

吴琪林

· 明净的地方 ·

20 世纪的历史帷幕徐徐落下,在这世纪之交之际,各行各业都沉浸在回眸与前瞻的思考的氛围之中——以文学的形式回顾实行新税制以来的成果和经验,展望下一个世纪税收工作发展的前景,是十分有必要的,也是一种税收宣传工作的新的尝试和探索。

半月前的一天,傅查新昌很腼腆地送来他刚刚脱稿的《明净的地方》,希望我给他审稿。这是积他整整一年的精力和心血写成的鸿篇巨制,显现出难得的时代风貌和民族气魄。由于这些年来我把主要精力都用在党政领导工作上,很少抽空读文学作品。然而这一次,面对傅查新昌写的反映税务干部群体形象的长篇小说新作《明净的地方》,我不能拒绝。这部长篇小说是在局党组的大力支持下才得以创作的。傅查新昌很看重自己在灯下用心血换来的成绩,希望能得到我的支持,并希望我为他的长篇小说《明净的地方》说几句话,我十分高兴接受这一崇高的文学使命。

这些年来,社会经济的大转型引起了人们生存形态、生活方式、思想观念、思维习惯、文化需求和审美情趣的变衍。

这些变衍一直还处于追寻、比较和探索时期,还没有获得稳定而远见的价值定位。税收征管工作的发展同样是在这种背景之下,接受着方方面面更多的、更复杂的、更艰巨的挑战。长期以来,由于对税收功能和作用的宣传不够,相当多的人至今还没有意识到偷税、抗税是可耻而违法的行为,反而认为,谁能偷到税,谁就有本事,有功劳,有的偷税者还引以自豪;更有甚者,有的人站在偷抗税者的立场上帮腔作势。这种不良现象,与长期对税收的偏见不无关系。因此,改变这种现象,树立现代税收观是当务之急。随着市场经济的全面推行,社会的竞争意识和竞争机制在各部门、各行业、各个领域也纷纷健全起来,为发展社会生产力而竞争,为推动时代进步而竞争,为激活和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力而竞争,这自然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的本质内容,也成为文学创作主体内容的基本要素。

正是基于经济发展和税收宣传的需要,我们作了大胆的尝试,傅查新昌以既是税务系统中的宣传工作者又是作家的双重身份,深入基层,以独特的感受,领悟了收税人的理想与梦幻,痛苦与快乐,失败与成功,寻觅到自己与收税工作者对话的特殊语境和模式,从而进一步展示出文学作品的本色魅力,充分发挥了文学作品在真、善、美领域内潜移默化的功能。在我们的生态环境和价值取向急速变化的情势下,傅查新昌找准自己的角色定位,没有唱高调,也没有精心塑造“假大空”式的人物灵魂;他似乎不遵循任何规则,却通过作品告诫我们:理解这个可视世界的必要性,把希望和辉煌更多地留给明天。他以富有哲理的心理分析方法塑造了新的税收征管体制下税务工作者的群体形象,不但有别于浪漫主义的

热情、幻想、夸张的手法,也不同于现实主义的白描手法。他在重视对人物行为和环境描写的同时,更着力于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这使他的作品独具特色。《明净的地方》的情节并不复杂,对人物与事件的正常描写往往被内心世界的演变、抒情和哲理代替,但富有哲理的语言并未使作品滞重化,内心世界的巨大振荡,思想波涛的汹涌澎湃,使得情节在发展,意境在深化。人物的情感和理智的矛盾,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所激起的冲突,令人感伤而沮丧,同时也振人心弦,发人深思,读后给人以心灵的启迪。

因此,我很愿意支持傅查新昌,为他的书作序,并祝愿他今后创作出更多的好作品。

是为序。

2000年10月13日于乌鲁木齐

目 录

第一章

- 1 意外的人事变动 (1)
- 2 重要的职位 (12)
- 3 纳税人怎么回答 (26)
- 4 到税务所的第一天 (34)
- 5 忍住嘴边的话 (40)
- 6 洗澡 (48)
- 7 在屠宰场 (53)
- 8 一个盲女的家 (58)
- 9 大出血 (64)
- 10 在产房门前 (69)

· 明
净
的
地
方 ·

第二章

- 1 我今天是专门来骂税务所的 (73)
- 2 税务所的早晨 (80)
- 3 刘东的轻蔑 (88)
- 4 刘燕燕家的晚上 (94)
- 5 鲁一平经常来 (96)
- 6 刘燕燕的父亲 (97)

7	刘东没去县医院	(102)
8	巴库镇的五朵金花	(106)
9	罗镇长请客	(112)
10	李勇第一次洗桑拿浴	(117)
11	在电视机前	(125)
12	陈亮死了没有	(130)
13	鲁一平想离开新疆	(131)
14	在路上	(136)
15	在县医院急诊室门前	(143)

第三章

1	刘东想离婚	(147)
2	刘燕燕的约会	(154)
3	与鲁一平交谈	(161)
4	我爸爸在里面睡觉呢	(167)
5	刘燕燕的婚事	(171)
6	刘东被罚了 30 万	(174)
7	家丑不外扬	(175)

第四章

1	你们税务局可不错哪	(181)
2	渴望激情	(187)
3	李红的选择	(191)
4	一个母亲的遗嘱	(198)
5	夏日心情	(204)
6	夜间坐查	(208)

7 继续坐查	(213)
8 坐查与扫黄的警察	(216)
9 如此失望	(223)
10 不可靠的刘东	(232)
11 对李红的新看法	(238)
12 陈亮病倒了	(243)
13 刘燕燕看见弟弟喝醉了	(252)

第五章

1 甜蜜诱人的爱情	(263)
2 这就是你的家	(280)
3 刘燕燕的分娩	(288)
4 娟娟对刘东的重新认识	(290)
5 刘东被母亲打了一耳光	(297)

第六章

1 李勇的热线电话	(301)
2 带手枪的偷税者	(304)
3 税收宣传日的雷声	(309)
4 他们感受到一种惊讶	(317)
5 怎样向母亲交待啊	(321)

第七章

1 你永远是我的好妈妈	(327)
2 你们好像是美国记者	(332)
3 我想立刻见到你	(336)

4 讨个说法	(338)
5 你这副模样真像野人	(340)
6 沉痛悼念革命烈士陈亮同志	(344)

第八章

1 阿拉提的爱情哲学	(349)
2 短暂的接触	(356)
3 今天是你的生日	(360)
4 你没骗我吧	(365)
5 结婚是为了生活	(372)
6 在飞机场	(376)
7 阿拉提的使命	(379)
8 生命的华章	(385)

第一章

1 意外的人事变动

这天中午，鲁一平吃完饭还觉得不够饱，另一种模糊的饥饿感，从他那暗淡的眼神中可以看出，不知有什么东西被谁暗示而来，就连饱食和饥饿也变得模糊不清。他像关心一笔久积的欠债似地放下碗筷，犹如远道而来的客人，用手背擦了擦正在流油的嘴，规规矩矩地站起身来，想到院子里转一转，或想去办公室看一看，他想利用更多时间来沉思默想地剖析自己。他把人际交往整理得有条有理，就像把珍珠穿成一条条项链。

阿拉提隔着餐桌望着鲁一平，他不愿意像平时那样对鲁一平喋喋不休，也不愿意把自己看成维吾尔族的有着智慧脑袋的大能人。这几天，沉默寡言的鲁一平使他生疑和担忧，或许，这就是阿拉提一直不想吃饭的原因。鲁一平这几天变得行动迟缓，眼角边那些细密的皱纹透着一丝略含嘲弄的凝滞的微笑，这微笑意味深长，是那薄薄的双唇难以表达的。他看了看阿拉提，迈着犹豫的沉重的脚步走出房门，来到空空荡荡的院子里，他望着两棵树之间的晒衣绳，突然想起那天晚上罗镇长说的一句话：两点之间只有一条直线，那条直

线上总是挤满了不知疲倦的白痴。鲁一平神经质地咧嘴一笑，不由地想起自己在巴库镇税务所的这十年，这十年最终被分解成一些线条分明的形象，在他记忆中反复出现的有：下户查账，到县局开会，税务大检查，或者偶尔参加别人的宴请。当他想起自己的所作所为，默想自己的身世时，他全身都会发出强烈的反应，好像突然受到了惊心动魄的打击；有些事是隐晦的，他绝不能像处在台风眼中那样宁静地细想那些事，也不能静静地剖析行为和动机，只能把那些难以说出口的事情牢记在心里。自从他当代理所长以来，他日渐形成了一副神情严肃的仪表和公式化的举止，就像戴上了一副假面具，不但遮住了他的脸，甚至掩盖了他的整个身心，影响了他走路的姿势，说话的方式。为了不老想到自己，他转而想起自己的工作，对工作和工作的进展，他有一种狂热的不耐烦的情绪，那就是说，他总想把一年的税收任务，压缩在半年内完成，可是他并不熟悉这里的一切。去年机构分设时，鲁一平就当巴库镇地方税务所的代理所长，阿拉提也被任命为副所长。税务所里就有这么两个人，一个是代理所长，另一个是副所长，谁听谁的呢？因为鲁一平总是有一千个事要忙，有一千个麻烦拖着他不得脱身！

阿拉提站在光线幽暗的宿舍里，他用不着仔细观察就能看出来，鲁一平有什么难言的苦衷。这会儿，阿拉提打开水龙头洗了洗手，不论是下班后，还是拉完手风琴后，或者随便什么时候上厕所前后都要洗手。鲁一平经常说他穷讲究，把皮肤的营养都洗掉了。去年国地税机构分设后，县局为他们买下了这两间破屋子，他们在厨房的后墙上打了一个洞，安了一扇厚重的棕色的门，把以前连接这间小屋和办公室的

旧门用砖堵死了，马马虎虎地抹上灰泥，涂了两层白石灰，但在阿拉提床后的墙壁上，还能隐隐约约看出旧门的轮廓。在这面墙上挂着他妻子的黑白大照片，他每次吃完饭都要深情地看一会儿妻子的照片，她是个温文尔雅的维吾尔族女人，皮肤薄软如纸，明亮的眼眸、长长的睫毛，瀑布般的黑发披散在肩上。可是这会儿，他想到他的妻子快要生孩子了，因而他脸上顿时露出一副大丈夫般的表情。惟一的遗憾是，他不能回家陪护妻子，只能等到周末才能回家。他从不看电视，从不去找朋友聊天，繁忙的工作使他目光呆滞，甚至连做梦都想着收税的事。昨天上午，他到国税所办事时，听到刘燕燕所长和几个县国税局的人在议论一个他根本就没有听说过名字的人。刘燕燕和她的同事们谈话比较随便，用词也十分亲昵，阿拉提听不懂他们在谈什么，可是他想努力试着听一会儿，同时他的另一个自我在暗中冷嘲热讽地退缩，因为他们的谈话跟他毫无关系，也没有丝毫价值。他们在说，有个叫陈亮的人，要来当地税所的所长，很可能就在这两天到位。阿拉提那时候心想，这类事情很不真实。不管真实不真实，阿拉提没把这件事向鲁一平透露，他觉得这样做不太合适，他们很少谈人事变动问题，因为各人的兴趣爱好不同。阿拉提知道，鲁一平不善于退却，总想当所长，甚至有人还说他一旦当不上所长，会在绝望中发疯的。

宿舍就是充满油烟的狭小的厨房，雇来给他们做饭的年轻姑娘在厨房里结束洗碗的工作后，正急着要回家，刚才才是她准备的饭菜。如果在过去，在床的一头，可以看到鲁一平的头发，他有午睡的习惯。可是今天中午，鲁一平没有睡午觉，他的行动显得有点玄不可测，刚吃完饭就慢慢走出房

门，走到空落落的院子里，一直看着远处的什么东西。阿拉提走到门口，好奇地望着鲁一平的脸，他看到鲁一平眼里流露出一片莫名的焦虑，他想到鲁一平也许患了什么难以说出口的病。他从来没有想到过，鲁一平还会流露出这样困惑不解的神情，所以他感到很惊讶，差不多是替鲁一平害怕。阿拉提站在门前看鲁一平看得不那么心安理得，因为他什么都不知道。

就在这时候，有一辆黑色的桑塔纳 2000 开到院门前停下。阿拉提走出宿舍的门一看，发现县局的车来了，只见从车里钻出县局的齐局长，接着又钻出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他离开车时太匆忙了一些，竟忘了关车门。鲁一平转过身来，他突然看见齐局长带着一个年轻人从院门走了进来，不禁大吃一惊。齐局长一副轻松的神色，对鲁一平说：“老鲁，你们都过来一下。”

“齐局长你好！”阿拉提走过去跟齐局长握了握手，又跟那个年轻人握了手。

鲁一平脸上挂着灿烂的微笑走近齐局长，同时伸出双手来，亲切地握住齐局长的一只手，久久不放。那个年轻人站在齐局长的后面，尴尬得一时不知如何是好。齐局长把那个年轻人拉到他面前，介绍说：“老鲁，这位是你们新来的所长，他叫陈亮，是国税所刘燕燕所长的同班同学。”鲁一平有气无力地跟陈亮握了握手，陈亮情不自禁地把鲁一平打量了一遍，仿佛要检查会不会做错了什么。

“我很冒昧地把陈亮带过来了，我想你不会见怪吧，是不是？”齐局长对鲁一平说，他看见陈亮本能地打量着鲁一平，觉得很有意思。“局里已经决定，再给你们一个人。这

样一来，完成今年的任务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没、没问题吧……”鲁一平含糊地答道，没完全听懂齐局长的话。

“你是不是在琢磨，我怎么没打招呼，就把陈亮带过来了吧？”

“没有没有……”

“没有就好，你们的摩托车修好了吗？”

“差不多了。可是现在还不能用。”

“为什么？”

“被扣掉了。”

“被谁扣了？”

“交警大队。”

“你得想办法把车要回来啊！”

鲁一平窘得不知如何回答是好。接着，齐局长带着陈亮到办公室看了看，并向陈亮介绍着巴库镇的税源情况。齐局长三十岁上下，说话时既宏亮又带力度，举止温厚大方。当他让鲁一平给陈亮介绍税务所的情况时，鲁一平假装很镇静，两眉总是向上挑起，讲起话来叽里呱啦的，很不适于谈知心话，他跟局领导谈话的次数很少，但是每次谈话他都感到不定心，或者不舒服，好像在读一本贴眼睛很近的书。他心想，你齐局长也太过分了吧，任命新所长，最起码得跟我谈一谈心吧？你今天突然把陈亮带过来，连个招呼也没打一个，你把我鲁一平当成什么了？我老鲁在税务局整整干了十五年，当一个小小的所长，我哪点不够格？

阿拉提惊奇地发现，鲁一平今天有点不对劲。去年没完成税收任务，跟鲁一平有着直接的关系。当时，阿拉提多次

提醒过鲁一平，但鲁一平却张着难看的大嘴，自以为很气派地摇摇头，他对阿拉提的提醒没有任何反应。他的目光倒有活力，因为他想的是拥有权力，当个名副其实的所长，想到当了所长就可以干些大事。在这瞬息万变的年代里，他的一些想法显得更阴暗，阴暗淹没了他最初的美好理想，别人只能模模糊糊地看到他那张苍白的脸，因为缺乏生动的表情，完全像一个会活动的躯架。今天上午，阿拉提突然生起一种怜悯的冲动，想去安慰鲁一平，可鲁一平却去找刘燕燕，但没有找到。快到中午的时候，办公室门外有几个纳税人在大声说话，还议论着新税制改革的事情，他们根本不知道国家为什么实行新税制。他们不停地向鲁一平问各种问题：本来就一个税务所，为什么还要把它分为国家税务所和地方税务所呢？新税制是什么时候开始实行的？税务所今后打算一年收多少税？前些年为什么没这样做？一些本应该他非常熟悉的事儿，被纳税人问得头昏脑涨，因为鲁一平从来都不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纳税人。而纳税人却想知道最小事情的细节，扯着鲁一平的衣服，要鲁一平讲得更多些。然而，这些都无所谓。最恼人的是，当鲁一平在小镇上活得有滋有味时，有人向他透露说，陈亮要到巴库镇地税所当所长，鲁一平被这突如其来的消息给弄愣了，他睁大眼睛，把愤怒从眼睛里放出去。他申明当天就出发，到县局找齐局长，并说在找到齐局长之前不回来，宁愿回县城扫马路也不愿到这该死的地方来收税，继续这种从一开始就被人遗忘的生活，直到现在都是些难以表达的可怜东西和不幸故事。可是这件事说发生就发生了。

“老鲁，今天晚上，你和陈亮好好谈一谈吧，”齐局长

说。

“齐局长，我想休假。”鲁一平突然说道。

“什么时候？”齐局长愣了一下，他看着鲁一平，“就现在吗？”

“对，我想回一趟老家。我母亲病了。”

“这样吧，这事跟陈亮说好吗？”

“也行。”

“你们商量吧，我得走了。”

“齐局长，”鲁一平说，“你是很了解我的。”

“哦——”齐局长一挥手避而不谈这个问题，“哦，我想你应该先给陈亮打个报告，如果陈亮同意你休假，让他把你的报告转给县局，等局里批准以后，你才能休假。怎么，你不知道这个程序吗？”

“我是说，齐局长是非常了解我的。”

“是的，我很了解你，可是你……”

鲁一平坐在椅子上，不吭一声，他忐忑不安地架着腿，似乎已觉察到齐局长的愠怒。然后，他脸上浮出一种纯正的微笑，准备转入另一个话题，从另一个角度接近齐局长。可是齐局长说：“我下午还有一个会，现在就要赶回县局。”匆匆跟阿拉提和陈亮握了握手，最后又跟鲁一平握了一下手，就转身走出门去。过了一阵，陈亮仍然显得很紧张，面对刚刚被免职的鲁一平，甚至还有点拘谨。当阿拉提问陈亮吃饭没有时，鲁一平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一串钥匙递给陈亮，并说这是税务所的权力的象征。陈亮觉得这句话含许多影射在其中，听起来心里很不舒服，但没说什么，只是默默地接过钥匙，把它放在办公桌上，然后问他们吃没吃饭，阿拉提说，